



柯藍 趙自著

不死的王孝和

不死的王孝和

柯 藍 趙 白 著

工 人 出 版 社

內容提要

這本書描寫了王孝和烈士成長的過程和就義的經過。王孝和從小家境貧寒，環境教育了他，使他仇恨不合理的社會和帝國主義侵略者。他在中學讀書的時候，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教育，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，成了一個共產主義的戰士。進上海電力公司做工以後，他參加了上電工人對美國資本家、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的歷次鬥爭。在解放戰爭勝利的前夕，王孝和跟工人們一起，英勇地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，最後被國民黨陰謀陷害，逮捕下獄。王孝和忍受了敵人的一切嚴刑拷打，始終堅貞不屈，他把敵人的法庭變成了揭露國民黨匪幫罪惡的講壇。他一直對反動統治者堅持着頑強的鬥爭，直到敵人無恥地殺害了他。

不死的王孝和

柯藍 趙自著

阿老 華三川
俞雲浩 趙延年 繪圖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

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5399 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字數：112,000

印張：5 $\frac{14}{16}$ 插頁：10 印數：1—150,000

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（4）五角七分

寫在前面

趙自同志和我，恰恰在王孝和同志殉難六周年的時候，寫完了這本關於他的傳記性的小書。

王孝和同志是一個普通工人，他短短二十五年的生活，顯得是那樣豐富、飽滿。跟這比較起來，這本小書就顯得太單薄、太不完整和缺乏力量了。這使我們感到愧疚。

一九五〇年，我們在上海勞動報工作的時候，由於接觸到了這方面的材料，和報紙的任務，我們在十分匆忙倉促的情況下，在勞動報上連續發表了「不死的王孝和」，共約四萬多字的小故事，接着由上海勞動出版社把它印行了。那個小冊子就是現在這本書的前身。所以我們今天也就仍然用了它做書名。

我們着手重寫「不死的王孝和」這本小冊子，是在一九五三年開始的。一九五四年二月完成了修改稿，一直到一九五四年九月，才完成了現在這本小書。這中間蒙王孝和同志家屬，王孝和同志生前友好，跟王孝和同志共同工作過的同志，以及跟王孝和同志共同坐監的難友們，給了我們許多的幫助。就是這些同志們的熱情的關懷，才使我們有了更多的勇氣來

完成這項工作，我們對這些同志衷心地表示感謝。

關於王孝和同志，他的事蹟許多人都知道，特別是上海工人同志更熟悉。這本不完整的小書的出版，只是爲了表示對於他的懷念。使我們記住王孝和同志，並從他忠於革命，忠於黨的高貴品質中，獲得新的力量。王孝和同志是樸素的，和工人羣衆保持着密切聯系，王孝和同志不僅在對敵殘酷的鬥爭中，表現了英勇、堅定的政治立場，而且在對待生活、學習、工作上也表現了嚴肅、認真的態度。王孝和同志優秀的道德品質是我們很好的學習榜樣。今天，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，樹立共產主義的道德品質是我們思想領域中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，如果我們這本小書在青年朋友中能起些微作用，那就仍請用敬愛和懷念的心情，感激王孝和同志。他那不死的意志，和對革命的忠心將永遠活在我們的事業中。

柯 藍 寫於上海

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

定價 五角七分

目 錄

寫在前面	一
東錢湖畔	一
同學們	七
仇恨的種子	四
讀書會	三
入黨	三
在「洋台」上	四
「得到風，就轉篷」	五
母親的擔憂	六
九日八夜	七
在困難中站出去	八
三千人的囑託	九

追悼會·····	二〇
被捕·····	二二
監獄內外·····	二三
難友們·····	二九
在法庭上·····	三五
「謝謝，親愛的黨！」·····	三六
最後的鬥爭·····	三七

東錢湖畔

一九二四年二月四日。在舊中國的上海，一個嬰兒在虹口一家窮苦的船工的屋子裏出生了。他就是王孝和。

王孝和是家中的第二個孩子。他有一個哥哥，兩個弟弟。一家人住在一間小小的木板房裏，睡覺、燒飯都在一起，擠得連轉身都轉不開。屋子又矮又小，晚上，還要在房子半腰裏，搭上幾塊鋪板，王孝和跟他哥哥就睡在鋪板上。媽媽帶着兩個弟弟睡在下面。

空氣又悶又熱。蒼蠅滿屋子飛，直往人臉上碰。就連大白天都有很大的老鼠，在房子裏跑來跑去。……家裏就只媽媽一個大人，爸爸跟着商船出門去了。

王孝和開始懂事的時候，他的大哥和三弟得了腦膜炎，沒錢醫治，病死了。第二年，最小的弟弟，也被人販子拐走了。十來個月，一連喪失了三個孩子；媽媽變得整天天地不說一句話，呆呆地守着王孝和，不讓他離開一步。

就從這個時候起，媽媽的耳朵急聾了，要把嘴巴湊到她耳朵邊，大聲大聲地喊着，她才聽得見。

當然媽媽也更疼愛王孝和了，她一想起了什麼，就會無緣無故地對着王孝和流眼淚。有時連閃閃亮亮的淚珠子流出來了，她自己都不知道，沒有用毛巾擦掉它。

王孝和長到十四歲了，個子長得很高大，完全像個大人了。

王孝和讀了幾年小學，「八一三」抗戰爆發，他跟着媽媽回到寧波鄉下，住在舅家裏。在鄉下，王孝和住在陶公山旁邊。陶公山緊靠東錢湖，從東錢湖出去就是沈家門，到海口了。這一帶住的老百姓，祖祖輩輩都是靠打漁爲生。他的父親王福定和他的舅父、姨父也都是打漁的。

王孝和從上海那間小木屋來到鄉下，看見這一望無邊的大湖大海，漁民們駕着大大小小的漁船，在翻滾着的白浪中撒網、捕魚，在他的心裏充滿着無限的新奇。

他想坐着船到湖上去，出海去，但是媽媽不肯。

王孝和背着媽媽，常常跑到湖邊，幫舅舅晒網，和其他漁民小孩在淺水裏學游水，在湖邊的草地上翻筋斗。早晨，他喜歡跑到湖邊上去看太陽出來。太陽火紅火紅的又圓又大，耀得人眼睛睜都睜不開，金黃色的光芒射在閃閃的湖面上，像是撒了一地的金粒。那停在岸邊的一排排的漁船，你挨我，我挨你，無數尖端上飄着小旗和船檣，像一片密林。

一天，在漆黑的夜裏，忽然起了大風大雨，像裏海一樣的東錢湖上頓時也翻騰起滾滾的

浪濤，拍打着岸邊的石崖；呼嘯的狂風揚起了陸地上的沙石，吹折了碗粗的樹幹，搖撼着山岩下面的屋頂。家家都把燈點了起來，漁民們不敢睡了，躺在床上升大着眼，像在等着什麼可怕的意外的事情發生。王孝和也被驚醒了，他爬了起來，一個人偷偷地從窗縫朝外看着，他想看這風雨是不是會很快停止下來，可是在黑暗中他什麼也看不見，他就躺在床上用心地聽着，聽着，細細地想着。好半天才對媽媽說：

「媽！這個時候漁船在海上怎麼辦呵？」

媽媽沒有答理他。

有一次，大風的夜裏，忽然有人來敲門。

媽媽連忙跑去開門，門一開，一股風趁勢撲進來，原來舅父回來了。

照例，漁船出海，總是在海上飄流六七個月，到第二年三月裏才能回來，現在舅父怎麼突然會在半夜裏回來呢？再看，舅父的臉又瘦得不成樣子，身上穿的也不知是誰的衣服，又破又爛，樣子真是可怕。舅父低聲地極度疲勞無力地說：

「船翻了！我一個人游到了岸上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一路要飯回來的……」

「啲！……」全家都驚叫起來。

這是九死一生，大家你看着我，我望着你，一時說不出話來，王孝和望着舅父高大的身

體，在燈光下發亮的紫銅色的胸膛，和他那被石岩碰破了的傷疤，感到非常驚奇，他是怎樣游過來的呢？怎樣和海浪作鬥爭的呢？……這需要多大的氣力和本領呀！

一有機會，他就要他舅父講那天晚上翻船的故事。

舅父給他說了一遍又一遍，王孝和還是問過來問過去，整天盤問不完。好像他問清楚了，以後碰到翻了船，他也可以這樣游回來。……

這天，舅父帶着王孝和到漁船碼頭上去玩，天快黑了，這時湖面上一片昏暗，剩下最後一批水鳥在水面上飛來飛去，繞着圈子在尋找住處。

王孝和記起了舅父一個人游回來的事，突然問了一句：

「晚上，你看不見，游的時候，怎麼知道方向的呢？」

舅父心緒不好，望着這空蕩蕩的船碼頭，一個人也沒有，只有幾隻孤零零的小船，在淺灘上擺着。他沒有心思答話。却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唔！出海的船快回來了！」

忽然在茫茫的暮色裏，晚風吹過來一個女人淒涼的喊聲：

「回來呵！——回來呵！——」

王孝和回過頭去，看見一個年輕的女人，打着燈籠，手裏拿着一根竹節，一邊走一邊喊，

沿着湖岸走去。王孝和連忙問：

「舅舅！那個女人做什麼？」

舅舅連看也不看，嘆了口氣說：

「一聽這聲音就聽出來了，劉四女人在給她丈夫招魂啦！她結婚過門還不到一年！丈夫就給船老闆送了命，也是翻了船……」

王孝和朝那女人看了一陣，問道：

「那她手裏拿根竹節做什麼？」

「人死了，找不到屍首，棺材裏不能是空的，就用這竹節放進去。」

王孝和眼睛裏有了眼淚，問道：

「船老闆僱了她丈夫，人死了他們就不管嗎？」

「這種好人還沒出生哩！」舅舅突然氣沖沖地說：「那些有錢人，把錢穿在自己骨眼裏，還會對窮人好嗎？」

王孝和沉思起來了。他還不大明白，有錢人的心爲什麼那樣狠，可是他對這面前的情景印象太深了，他好久好久都沒有忘記這女人灰暗的黑影，和她手裏的竹節，還有那一聲一聲細長的淒涼的喊聲。這喊聲和那深夜的海嘯一樣可怕。

夏天，王孝和準備回上海來考學校了。

按照鄉下的老規矩，買了幾斤肉，請了菩薩，謝了年。媽媽給他收拾了行李，一小包書本和一小包換洗衣服。另外又包了一大包寧波鄉下的土產，年糕塊呀，乾魚呀，叫他帶上。

臨走還囑咐說：

「出門了，一個人要多加小心呀！」

想起要上學去，王孝和心裏又興奮又愉快。他微笑着說：

「不怕，媽，我迷不了路的。」

王孝和的童年生活結束了。他一個人回到了上海。

同學們

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上海租界裏，許多馬路都安上了外國人的名字。馬斯南路就是其中的一條。

馬斯南路這一帶都是些闊氣的花園洋房，馬路東邊還有一座公園，一些不知名的小鳥，常在公園上空咕咕喳喳地叫喚。那些圍牆和籬笆上，爬滿了花籐，園地裏的大樹儘管向牆外伸出來，與密植在馬路兩旁的法國梧桐碰在一起，茂盛的林蔭，遮滿了整條馬路。因此，這條馬路對於季節的感受是特別靈敏的，春天，這裏的花籐樹枝綠得最快，深秋以後，大片的黃葉就會飄得遍地都是。只是這一年的春天，那些梧桐樹的樹幹都變成青白色的了——沒飯吃的窮人們，把樹皮剝去當柴燒了。

從馬斯南路沿高乃依路轉彎，有一座不新也不大的假三層樓的洋房，門口掛着「勵志英文專科學校」的牌子。一九四〇年的春天，王孝和已經在這學校的預科讀到三年級了。

這一天上午的第二堂課是陳鬍子的國文。陳鬍子的鬍子已經花白了，戴一副黑邊的老花眼鏡，終年穿一件灰樸樸的舊長衫，他講起書來，無精打采，連聲音也是枯燥無味的。但是

也有比較特殊的情形，那就是當他因課文而附帶講到某些歷史事件的時候，他的聲音就會突然變得高昂起來，他的眼睛裏發出了不知是哪裏來的光芒，他的花白鬍子也會激動得抖動起來。他的講課也變得生動有趣了。這時候課堂裏的空氣也會突然變得安靜而嚴肅，學生都振作起精神，帶着驚異的眼光注視着他。

今天，當陳鬍子講到了清朝的黑旗軍在前方英勇抗法，打得法國侵略軍落花流水，滿清朝廷却在後方向法帝國主義求和的時候，他又開始激動了。最後，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：「朝廷腐敗乃是亡國之本。」

學生們張大了嘴巴，眼睜睜地盯着他，似乎還希望他講下去。他用那難得變成和藹可親的眼光掃視了一下大家說：

「你們該好好地讀書呀，將來替國家出力。」

突然，教室的門被人輕輕地推開了，一個穿着有好幾個補綻的舊棉袍的少年低着頭走進來，他窘迫地慢慢向自己的位子上走去，顯然害怕大家發現他。

陳鬍子對於遲到的學生向來是只當沒看見的，但今天，大概是他自己的情緒特別興奮的緣故，例外地追問起來了：

「董寶根！你怎麼到現在才來？」

董寶根偷偷地看了老師一眼，沒有作聲。

陳鬍子摘下了老花眼鏡，看着董寶根。

「這種時勢，你爹娘出了錢給你讀書，多不容易！可是像你這樣子讀書，對得起你爹娘？對得起國家？」

全教室的眼光也都集中在董寶根身上了。董寶根把頭鉤得低低的，一聲不響。坐在他近旁的王孝和看見他的眼睛裏閃着兩顆淚珠。

董寶根最近常常遲到，同學們問他原因，他從來不肯說。他原是很用功的學生，無緣無故不會這樣的。尤其是今天，他來得更遲，王孝和感到很奇怪，「是不是他家裏發生什麼事情了呢？」他很替董寶根擔心，決定要打聽一個明白。

傍晚放學的時候，王孝和約了董寶根一塊兒走。

王孝和是一個很隨和的人，但一般講，他並不是很會說話的。他跟董寶根兩個人默默無聲地走了一段馬路，他心裏想問問董寶根老是遲到的原因，可是又怕他不願回答，王孝和腦子裏翻來覆去地考慮着怎樣來開始這場談話。董寶根恰巧也是一個一天沒三句話的人，你不問他，他就不響。王孝和想不出打破沉默的辦法來，就斜眼看了一眼董寶根，忽然發現董寶根走路一扭一扭的，每走一步，他的臉上都微微現出忍痛的表情。王孝和便問：